

而臣乃欲以耳目之近形容視聽所不及之妙以有盡之詞述不可既之真臣固不揆而自知其智有所不及也臣嘗觀明皇為謏謗之說而杜光庭猶著廣聖義以申之况臣久被教育豈以聖作之淵認難測固敢自後哉是用自仗而忘其言之不逮也臣江激謹序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一

太學生江激疏

微宗註曰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心之所自得道者亘萬世而無弊德者充一性而常存老子當周之末道降而德衰故著書九九篇以明道德之常而謂之經其辭簡其旨遠學者當默識而深造之

疏義曰萬物莫不由之謂道道之為物無乎不在亦無不通天地為大未離其內秋毫為小待之成體圓於域中何莫由斯道也况於人乎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制字者以道與道路之道同字蓋以人所出入不能外是故也則道者人之所共由知道之在我之謂德德之在人有生皆全有分皆足有一未形物得以生不藉外而修不因人而致於已取之而已矣豈他求哉揚子曰德以得之制字者以直心為德蓋所謂德者非謂其得彼也自得而已則德者心之所自得可知且道無盡而德可脩夫惟無盡故歷古今而自若非時數之

所拘新新不窮未嘗終也經曰道乃久亘萬世而無弊者此也夫惟可修故擴四端之所有更萬形而不易育而充之未嘗離也傳曰德者性之端充一性而常存者此也夫道有升降德有盛衰時方既治則道隆而德盛時之末治則道降而德衰當周之末大道既隱而德又下衰散為百家之曲說蔽於諸子之異論不該不偏不全不粹道術於是為天下裂爰有老氏念妙道之無傳憫生民之莫悟以清靜為宗以無為為本法自然之極數著書九九篇以明道德之常俾誦其書者得以見天地之全古人之大體此其書異乎諸子而為經也蓋經有一定之體故為常經如經星之經麗天而不動如織之有經履機而不易道德之常無以異此故謂之經焉觀其為書該括衆妙廣大悉備而多不過五千餘言其辭可謂簡矣當年不能極其變終身不能究其業其旨可謂遠矣學者苟不知因言以究其意得意以忘其言未見其有得

也語曰默而識之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道德之常非言音所能該非淺見所能測惟心悟神解自得於言意之表識之以不識而資之深者於是書為庶幾焉是以聖製於首篇闡發道妙開明士心有學者當默識而深造之之訓也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微宗註曰无始曰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又

曰道不當名可道可名如事物焉如四時

焉當可而應代廢代興非真常也常道常

名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伏羲

氏得之以襲氣母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

莫知其始莫知其終

疏義曰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至道之精

與物相去遠矣故不可以言論仲尼見溫

伯雪子自擊而道存者為是故也莊子載

無始之言曰道不可言言而非也此之謂

歟泰初有無無有無名物成數定然後有

見可名道不固於物不墮於數視之不得

見也夫孰得而名之莊子所謂大道不稱是已無始又曰道不當名此之謂歟且天下之理有所謂可者而不可者已形有所謂不可者而可者已兆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物無常宜事無常非事物之迭盛迭衰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更旺更廢隱化而顯顯化而隱成已俄壞壞已俄成昔是而今非先迤而後合適時之宜過而不

守則以可道可名如事物焉如四時焉當

可而應代廢代興非真常也雖然有名有

實定物之居可言可意言而愈疏道雖不

可言有不道之道存焉名雖不可名有無

名之名存焉不道之道所謂常道也無名

之名所謂常名也常之為義以其成而不

變入而不已也道所謂常經言獨立不改

是已名所謂常經言自古及合其名不去

是已彼物之生必有本根而常道常名無

所本根彼物之生本乎天地而常道常名

先天地生雖氣有聚散而此無去來雖形

有生滅而此無存亡所謂自本自根未有

天地自古以固存也得此道者上為皇故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夫太初者氣之始元氣之母得以襲之則能遊乎太初矣經所謂既知其子復守其母幾是已可以長生故西王母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夫其始無首其卒無尾者道也能體道則孰原其所始孰要其所終經所謂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幾是也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微宗註曰道常無名天地亦待是而後生

莊子所謂生天生地是也未有天地孰得

而名之故無名為天地之始有天地然後

萬物生焉故有名為萬物之母

疏義曰道之至妙不可以智索不可以形

求雖欲名之不可得也道之為名所段而

行命之曰道特強名爾此道之隱於無名

者也所謂道常無名者以此易有太極是

生兩儀天地者有形之大而有形生於無

形則天地安從生一本於道而已所謂天

地亦待是而後生莊子所謂生天生地者

以此無名無實在物之虛有物混成先天
 地生亦虛而已則未有天地孰得而名之
 雖然天地者萬物之父母則萬物待天地
 而後生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則天地待
 道而後行萬物資始雖本於乾元之大萬
 物資生雖本於坤元之至推其所以維綱
 一元者果何物哉同出於道而已所謂有
 天地然後萬物生焉者以此此道之顯於
 有名者也夫道一而已矣合則成體散則
 成始自其本宗言之則隱於無名斯謂之
 始自其生出言之則顯於有名斯謂之母
 言雖異而本則一也雖然天地始者今日
 是也誠能於道有見則未有天地可得而
 知矣此聖人所以後天地而知天地之始
 歟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
 微宗註曰莊子曰建之以常无有不立一
 物茲謂常無不廢一物茲謂常有常無在
 理其上不瞰天下之至精也故觀其妙常
 有在事其下不昧天下之至變也故觀其

微有無二境微妙寓焉大智並觀迥無不
 可恍惚之中有象與物小智自私蔽於一
 曲棄有著空徇末忘本道術於是為天下
 裂

疏義曰無動而生有有之所以為利有極
 而歸無無之所以為用有不離無則無實
 非無無不廢有則有亦非有建之以常無
 即不無之無也建之以常有即不有之有
 也不無之無無適非無不有之有無適非
 有雖變化無窮而其立不易茲其所以為
 常也莊子載老氏之道術言建之以常無
 有而其書首篇言之蓋深得有無之理也
 是以方其滌除萬有雖聖智仁義猶將絕
 之則不立一物茲謂常無及其建立萬法
 雖事法形名猶皆存之則不廢一物茲謂
 常有常無在理未始有物隱而難知雖有
 神視莫見其形故其上不瞰有見於上小
 而妙焉則以入乎神而小故也故為天下
 之至精常有 事兼該衆美顯而易見職
 職陳露匿而可為故其下不昧有見於下

大而微焉則以出乎明而大故也故為天
 下之至變孔子作易於將有為將有行言
 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與於此則以自無適
 有理則然也於三五以變錯綜其數言非
 天下之至變孰能與於此則以攝有歸無
 事則然也常無常有同出於元至精至變
 一本於神名雖異而理則一也雖然有無
 一致利用出入在有亦藏在無亦顯曰微
 曰妙特所寓爾惟大智觀於遠近知有本
 非有彼執之而有者無亦寓焉知無亦非
 無彼釋之而無者有亦在焉惚兮恍中有
 象之可見恍兮惚中有物而混成冥有與
 無以道觀盡則周盡一體無不可者世俗
 之人小智自私聞於大理或蔽於道之靜
 則棄有著空淪於幽寂以非無為無或溺
 於道之動則徇末忘本滯於形器以非有
 為有或使莫為在物一曲百家眾技各矜
 所長此道術所以為天下裂也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微宗註曰道本無相孰為微妙物我同根

是非一氣故同謂之玄世之感者捨妄求真去真益遠殊不知有無者特名之異耳疏義曰真一之原混淪完具無象之象體盡無窮惟微與妙漠然無分則道本無相孰為微妙自道而降差數斯觀昧者執我

膠物而物我之見生此是彼非而非非之情立不知物自無物我亦非我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根則同也彼亦因是是亦因彼變芒場而有氣氣則一也物我同根是非一氣歛萬殊會於一原果孰有孰無耶故同謂之玄世之感者以無為真以有為妄捨妄求真去真益遠殊不知無即妙有有即真無名相反而實相順爾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徽宗註曰素問曰女生神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妙而小之謂玄玄者天之色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玄之又玄所謂色色者也玄妙之理萬物具有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處人之所以靈百物之所以昌皆妙也而皆出於玄故

曰衆妙之門孔子之作易至說卦然後言妙而老氏以此首篇聖人之言相為終始疏義曰風生木木生肝在天為玄在人為道道生一故道降而出出生智一生二故玄升而入入而生神之為用無方無體周遍無外輕清為天待是而運重濁為地待是而處冲和氣者待是而靈以至萬物職職皆待是而成昌焉則妙萬物者無非至神所以生神者一本於玄故為衆妙之門也蓋出則大而赤入則小而玄小

妙謂之玄以入而小故也若所謂玄德以德之入而小也若所謂玄冥以入乎冥而小也玄雖小而妙猶未離乎色易所謂天玄而地黃莊子所謂玄天則玄者天之色也玄之為色有赤有黑赤為陽黑為陰萬物負陰而抱陽而玄能陰能陽則九域於陰陽者果能外此乎又況所以為玄者哉所以為玄是為玄之又玄列子所謂色色者也萬物有乎出而莫見其門盡在是矣雖然孔子作易至說卦然後言妙而老氏

以此首篇者易之為書自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蓋以言入道之序攝用歸體也老氏之書以歸根復命為先蓋以言行道之頓從體起用也易託象數以示神老氏同有無以示玄言雖不同而相為始終雖設教不倫其揆一也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徽宗註曰道無異相孰為美惡性本一致孰為善否有美也惡為之對故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有善也不善為之對故曰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世之所美者為神奇所惡者為臭腐神奇復化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則美與惡奚辨昔之所是今或非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則善與不善奚擇聖人體真無而常有即妙用而常無美惡善否蓋將簡之而弗得尚何惡與不善之能累哉

疏義曰天下無二道自其同者視之美惡

之名俱泯一性無性自本觀之善惡之端不立然有上而下為之亞故有美而惡為之對有左而右為之亞故有善而不善為之對欲有彼而無此是欲有陰而無陽也奚可得哉世之人知其一不知其二以神奇為美以臭腐為惡而美惡容心以此為是以彼為非而善否相非殊不知大化無常瞬息不停正復為奇善復為妖臭腐神奇迭運更化初無美惡理無常是事無常非或是或非隨得隨失初無善否一生一殺一予一奪亦相分也亦相繼也烏可以差殊觀哉惟聖人覺此而冥焉極物之真而守其本命物之化而守其宗雖無為而不廢於有為體真無而常有也雖事事而一出於無事即妙用而常無也夫然故泯好惡於一致而付是非於兩行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為美惡者自惡吾不知其為惡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恢詭譎怪道通為一雖欲簡之不可得也尚何惡與不善之能累哉

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
微宗註曰太易未判萬象同體兩儀既生物物為對此六對者群變所交百慮所生殊塗所起世之人所以陷溺而不能自出者也無動而生有有復歸無故曰有無之相生有涉險之難則知行地之易故曰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若尺寸是也高下之相傾若山澤是也聲舉而響應故曰聲音之相和形動而影從故曰前後之相隨陰陽之運四時之行萬物之理俄造而有倏化而无其難也若有為以經世其易也若无為而適已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天之自高地之自下鼓官而官動鼓角而角應春先而夏從長先而少從對待之境雖皆道之所寓而去道也速矣
十二

歸別而為殊塗未有迷此六對者是以申於東南則無動而生有屈於西北則有極而歸無一有一無若循環然有無之相生如此先難者後必易多易者終必難有涉險之難為天下之難事則知行地之易斯無難矣難易之相形如此布指知寸布手知尺非尺之長無以見寸之短所謂長短之相形也山殺瘦澤增肥非山之高無以見澤之下所謂高下之相傾也聲動不生聲而生響則聲舉而響應夫此聲音之相和也形動不生形而生影則形動而影從矣此前後之相隨也自其理其事其形其勢以至其聲其數分而為陰陽列而為四時散而為萬物無非六對者俄造而有有生於無也倏化而无物不終有也襲諸人間知有為之匪易退藏於密覺無為之非難登高不可以為長長非有餘性長非所斷也居下不可以為短短非不是性短非所續也高高在上固非人為天之自高也墮然處下亦非或使地之自下也以聲律

相召則或官或角隨鼓而動其隨序相理則四時長幼各有其倫凡涉於對待之境雖皆道之所寓不離於道而於道相去遠矣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微宗註曰處無爲之事莊子所謂無爲而用天下也行不言之教易所謂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也爲則有成虧言則有富愆曾未免乎累豈聖人所以獨立于萬物之上化萬物而物之所不能累歟

疏義曰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無爲之事則爲出於無爲是乃所謂無爲而用天下也蓋用天下則已接於事矣惟本於無爲則雖事而未嘗涉爲之迹舜之不事詔而萬物成其得此也脩道之謂教不言之教則以身教而人從之是乃所謂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也蓋設教則既交於物矣惟出於神道則雖教未嘗發言之意王胎立不教坐不議其得此也且無爲則真有爲則僞從事於務涉於人爲果且無成

與虧乎哉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上說下教強聒不舍未免乎有當有愆矣聖人朝徹見獨體道之無應物之有於事則無爲而成於教則無言而心悅舉天下萬物之多曾不足以芥蒂其曾次彼六對者烏能爲之累哉

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微宗註曰萬物並作隨感而應若鑑對形妍醜畢現若谷應聲響惡皆赴無所辭也故曰作而不辭自形自化自生自色各極其高大而遠其性孰有之哉故曰生而不有整萬物而不爲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故曰爲而不恃四時之運功成者去天之道也聖人體之故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認而有之亦已感矣故曰功成不居有居則有去古今是也在已無居物莫能遷邇來時也適去順也何加損焉故曰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疏義曰以一身對羣動之至以一心膺萬務之求物或採之不得六出事或迫之不得不動如鑑焉應而不藏如谷焉虛而能受妍醜美惡無所辭也若是則其於泛應酬酢蓋有餘裕矣苟或賦紛趨寂懼有樂無則物何自而開務何自而成天下何賴焉是之謂萬物作而不辭自生自化而生色者不擅其成有形者以形自奮有性者以性自適認而有之則亦惑矣是之謂生而不有聖人應世無心而已其整萬物非有心於整之也凄然似秋而緝乎其殺故殺之而不怨其澤萬世非有心於澤之也煖然似春而與物爲恩故澤及萬世不爲愛人天無不覆吾有道以覆其所覆地無不載吾有道以載其所載一根莖之細若與之扶疎一蟻矇之微若與之承翼雖非物刻而雕之其特道化而不恃智巧若刻雕衆形焉是豈智巧果敢之列哉夫整萬物也澤及萬世也覆載天地刻雕衆形也

未免乎為矣然而不為戾也不為仁也不為巧也則為出於無為而不恃其成矣是之謂為而不恃四時殊氣運而無止戍出則丁藏甲旺則祭廢相為消息相為盈虛過而不留天道已行矣聖人與天為徒蕩蕩乎民無能名而巍巍乎其有成功雖無意於立功而天下歸功焉方將去功與名還與衆人不以為己私分夫豈認以為實而固有之哉是之謂功成不居停燈於缸前焰非後焰借明於鑑今形非昔形以往者為古以今者為今心未及言所謂今者已遷而為古矣以有居則有去也蓋神無尸而無居尸焉而居人爾惟聖人執神而固不傾於物故在已無居物莫能遷不係累於方來知適來時也不留情於既往知適去順也莫一曾何加損哉故曰夫惟不居是以不去十六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

徽宗註曰尚賢則多知至於天下大駭儒墨畢起貴貨則多欲至於正晝為盜日中穴坏不尚賢則民各定其性命之分而無所夸跋故曰不爭不貴貨則民各安其性命之情而無所覬覦故不為盜莊子曰削曾史之行鉗揚墨之口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旅葵曰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疏義曰尚者別而向之之謂以賢為尚則愚智相欺善否相非民始惑亂至於天下大駭儒墨畢起所謂舉賢則民相軋也貴者曰而人之之謂以貨為貴則歆羨之心生不足之慕起見得忘形見利忘真至於正晝為盜日中穴坏所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也惟不以賢為尚則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民各定其性命之分孰肯內于外大以為夸其行不正而為跋哉各止其所而無所爭斯已矣莊子所謂削曾史之行天下之德始玄同者此也惟不以貨為貴則鑿井而飲耕田而食民各安其性命之情孰肯有見於豈而為覬有

見於俞而為覬哉舉滅其賊心而不為盜斯已矣莊子所謂撻玉毀珠小盜不起者此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徽宗註曰人之有欲決性命之情以爭之而攘奪誕謾無所不至伯夷見名之可欲餓於首陽之下盜跖見利之可欲暴於東陵之上其熱焦火其寒凝冰故其心則憤亂債驕而不可係道至於聖人者不執利不違害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則孰為可欲欲慮不萌吾心湛然有感斯應止而無所礙動而無所逐也孰能亂之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疏義曰衆人見物不見道故所見無非欲者聖人見道不見物故所見無可欲者所見無可欲者則以所見勝所睹也是以靈臺有持而外滑舉消所見無非欲者則以所覩勝所見也是以逐物志返失真湛偽蓋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之於味鼻之於臭是人之所欲也妄庸之人不知五色亂

目五聲亂耳五味濁口五臭薰鼻決性命之情以爭之攘奪誕護無所不至累於厚利者以身徇利累於名高者以身殉名若伯夷與盜跖一則死名一則死利凡以見名利之可欲故爾其熱焦火得之則喜其寒凝冰失之則懼不能操之而存其心至於憤亂憤驕而不可係是猶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也豈不惑哉聖人異乎此不就利不違害知利害之同源不榮通不醜窮以窮通為一致欲慮不萌一毫不撓吾心湛然物莫能搖感而遂通能定能應止而無所礙不膠於靜動而無所逐不流於動覆却萬方陳乎前不得以入其舍孰能亂之孔子之不惑孟子之不動心其得此矣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

徽宗註曰谷以虛故應鑑以虛故照管籥以虛故受耳以虛故能聽目以虛故能視鼻以虛故能驗有實其中則有礙於此聖

人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因其固然付之自爾何容心焉堯之舉舜而用絲幾是矣心虛則公聽並觀而無好惡之情腹實則賄足平泰而無貪求之念豈賢之可尚貨之足貴哉聖人為腹不為目腹無擇而容故也志者心之所之骨者體之所立志强則或殉名而不息或逐貨而無厭或伐其功或矜其能去道益遠骨弱則行流散徒與物相刃相靡胥淪溺而不返聖人之志每自下也而人高之每自後也而人先之知其雄守其雌知其榮守其辱是之謂弱其志正以止之萬物莫能遷固以執之萬變莫能傾不壞之相若廣成子者千二百歲而形未常衰是之謂強其骨莊子曰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聖人之治務使民得其性而已多知以殘性命之分多欲以汨性命之情名曰治之而亂孰甚焉故常使民無知無欲

則六鑿相攘古人之貴夫虛也如此是以遠取諸物如谷之應鑑之照管籥之受近取諸身如耳之聽目之視鼻之驗皆以虛故也蓋虛者實之對實則有礙虛則無間外之萬物內之一身有實其中則有礙於此以不能無間故爾聖人不得已而臨莅天下兼愛無私則一視而同仁推此加彼則篤近而舉遠因其固然無所使擇付之自爾無所去取遺息眾累而冥於無有夫何容心哉若舜之聰明文思堯非不聞也必待師錫而後舉之若絲之方命圮族堯非不知也亦因眾舉姑以用之蓋聖人無心因物為心則舜不得不舉絲不得不用也何則虛非無也無實而已心無所不包意其有而非有實無所包意其無而非無則心本虛矣惟盡心之本而致虛之極則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公聽並觀而無好惡之情豈賢之足尚哉務內觀者取足於身務外游者求備於物求備於物則常憂不足取足於身則欲羨不起聖人

不利貨財不貴異物者以取足於身而實其腹故也實其腹則收視反聽精神內守故瞻足平泰而無貪求之念豈貨之是貴哉此聖人為腹不為目也在心為志則志者心之所之也形以骨為體則骨者體之

所立也志強而不弱則以顯為是或殉名不息以富為是或逐貨無厭自伐而無功自矜而不長其去道也遠矣故欲弱其志骨弱而不知強則行流散徙而中無所守與物刃靡而外無所勝骨淪溺而不返俛

俛然莫知所適從其何能自立乎故欲強其骨聖人之用志卑以自牧每自下也而人高之持後處先每自後也而人先之知雄守雌而物莫能勝知榮守辱而物莫能汗弱其志者知此正以止之萬物莫能還

善建而不拔也固以執之萬物莫能傾善抱而不脫也深根固蒂長生久視而不壞之相與天地為常若廣成子修身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強其骨者如此多知為敗故使民無知養心莫善於寡欲故使民無

欲同乎無知則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其德不離矣同乎無欲則見素抱樸少私寡欲是謂素樸矣素則不雜樸則不散素樸而民性得矣聖人之在天下民得其性斯已矣孰使多知以殘性命之分多欲以汨性命之情哉

使夫知者不敢為也

微宗註曰辯者不敢騁其詞勇者不敢奮其伎能者不敢矜其材智者不敢施其察作聰明務機巧滋法令以蓋其眾聖人皆禁而止之此所謂使夫知者不敢為也九官咸事俊人在服豈以知為鑿也行君之命致之民而已

疏義曰辯者不敢騁其詞無所用言也勇者不敢奮其伎無所用力也能者不敢矜其材以不使能故也智者不敢施其察以不用智故也黜聰明去機械省刑罰凡作聰明務機巧滋法令以蓋其眾者皆禁而止之雖有知者孰敢為耶若舜之時卑愛覆契之徒九官咸事而百僚師師俊人在

服豈務間間之小為察察之明以智為鑿哉聽倡而行視儀而動行君之命致之民而已

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微宗註曰聖人之治豈棄人絕物而忽然自立于無事之地哉為出于无為而已萬物之變在形而下聖人體道立乎萬物之上總一其成理而治之物有作也順之以觀其復物有生也因之以致其成豈有不治者哉故上治則日月星辰得其序下治則鳥獸草木遂其性

疏義曰治天下者一於無為而不知有為則若聚塊積塵無為而非理一於有為而不知無為則若波流火馳有為而非真夫惟有為不離於無為無為不廢於有為而為出於無為其於治天下有餘裕矣豈棄人絕物忽然自立於無事之地哉今夫形而上者謂之道自道而降莫逃乎物則萬物之變在形而下矣惟明乎物物者之非物則與道無間總攝萬殊同於一理立乎

萬物之上總一其成理而治之也是以物有作也順之以觀其復經所謂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是已物有生也因之以致其成楊子所謂君人成天地之化是以故仰觀於天則盈縮有常數伏見有常度在上則日月星辰得其序俯察諸地則飛是動植各得其宜下治則鳥獸草木遂其性若然則不治天下而天下既已治矣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一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二

太學生江澈疏

卷二

道冲章第四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

徽宗註曰道有情有信故有用無爲無形故不盈經曰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萬物之理偏乎陽則強或失之過偏爭陰則弱或失之不及無過不及是謂冲氣冲者中也是謂大和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取之不足者予之道之用無適而不得其中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道之體猶如大虛包裹六極何盈之有疏義曰道可傳而不可受以可傳故有情有信所以有用一報荻之細若與之扶踈一蟻螻之微若與之承翼非情乎寒暑待此以往來而不忒其時庶物待此以生育而各從其類非有信乎以不可受故無爲無形所以不盈淵乎其居而湛然不撓濛乎其清而寂然不動非無爲乎昏昏默默

而視之不見窈窈冥冥搏而之不得非無形乎經曰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蓋陰止而靜萬物負之陽融而亨萬物抱之然師天而無地則偏乎陽而失之過師陰而無陽則偏乎陰而失之不及必有陰陽之中者強不失之過弱不失之不及冲氣是已冲之爲氣天一爲之本天五爲之中則冲者中也中通上下是謂大和道之致用乃在乎此是以高者抑之以損其過下者舉之以補其不及有餘則取之故大而不多不足則予之故小而不寡道之用無適而不得其中如此故曰道冲而用之蓋冲則非盈有用則非虛也非盈也是以注焉不滿非虛也是以酌焉不竭夫惟道非盈虛所能該故善貸且成而其用不窮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也猶如大虛包裹六極無有端倪不可爲量數豈器之所能圍哉何盈之有淵兮似萬物之宗徽宗註曰莊子曰鏡桓之審爲淵止水之